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上海研究在近年來已逐漸發展成爲一門顯學，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上海不僅只是地域概念而已，更是傳統文化走向近代文化的轉型代表¹。從九零年代以來，學界對於近代上海的社會歷史、文化現象、都市空間、文學文本、圖像與影像等實營造出跨學科、跨領域的精采對話與研究趨勢。例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學，2000)，從都市語境和現代文學文本著手，深入闡釋上海的現代性問題；上海證大研究所編輯的《新上海人》(香港：三聯，2003)一書則收錄了文學、歷史、社會、哲學、經濟等不同領域學者的論文，探討的議題觸及了上海新舊移民、文化產業、地域意識等，企圖以多角度的觀照視野來解讀近代上海多層次的文化內涵。再則，大眾文化的生產場域和消費方式亦是研究上海城市文化不可忽視的視角之一，像王文英、葉中強的《城市語境與大眾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間分析》(上海：上海人民，2004)，即從戲曲、電影、圖像、小報週刊的大眾文化視角，來分析現代上海大眾文化的生產方式。又如《聯合文學》〈上海專號〉的推出，便在一股眾聲喧嘩的上海熱潮流中拉出寬廣的視野，針對上海的歷史記憶、新舊文化的對照、文學傳統的特色、城市建築、地域認同等作出深度的介紹，提供讀者一個閱讀古今上海這座多變城市的多元角度。以上這些研究論述和文本資料皆深刻揭示出上海在時間流轉中所綻放出的獨特文化魅力，也多能啓發我們去思索多元、豐富的近代上海文化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從二十世紀九零年代以來，兩岸三地的上海懷舊熱潮可以說

¹ 參見張劍、陸文雪：〈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學術月刊》第8期(1998年)。

成爲一種流行時尚，在在令旅遊焦點和書籍出版將目光投注於上海這座兼具傳統 / 現代、古老 / 摩登的城市傳奇。現代社會對於老上海記憶的建構可視爲一種文化生產，此即牽涉了記憶的召喚、製作、消費等問題，當代大量關於上海書寫的文化現象，實需要深入挖掘在這樣的流行懷舊風潮現象背後，現代人想像與再現舊上海所體現出的文化意涵。近年來許多作家紛紛前仆後繼地複製新舊上海文化的時代感覺和時間記憶²，而在眾多關於上海的文本創作中，上海女作家陳丹燕的寫作視野便相當值得我們深入觀察和探討。她早期以寫作兒童、少女題材的作品爲主，1998 年以後則以一系列書寫上海風情、傳奇女性的文本創作走紅於上海，其創作量不僅豐富且作品也獲獎無數，這些質量均佳的創作文本皆彰顯出其書寫上海城市的獨特角度。由於陳丹燕自小從北京移居到上海，且童年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期中度過，加上長年旅行歐洲的經歷，這些人生經驗的轉折始終牽動著她觀看上海的角度。陳丹燕曾自述本身對於上海混血文化的著迷，寫上海乃是爲了挖掘這座東方城市特有的拼貼、混合文化與歷史的滄桑精神³。上海移民的城市生活經驗，以及遊歷歐洲時所產生的身分認同危機，這種對於自我身分的

² 目前此部分的出版書目多不勝數，散文類例如程乃珊《上海探戈》(中和：印刻，2005)、王安憶《尋找上海》(台北：印刻，2002)、古蒼梧《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香港：牛津大學，2002)、林禹銘《停下來，看那花樣年華：林禹銘的人文漫步》(台北：聯合文學，2002)、黃百箬《對面—台北·上海·面對面》(台北：大塊文化，2003)、鍾文音《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台北：玉山社，2002)、登琨艷《台北心，上海情》(台北：九歌，1993)、張路亞《千萬別來上海》(台北：高談，2004)等；小說類例如王安憶《王安憶的上海》(香港：三聯，2004)、顧艷《夜上海》(台北：九歌，2003)、唐穎《無愛的上海》(台北：九歌，2002)等；人物傳記類例如三閑編《上海紅顏往事》(台北：德威國際文化，2005)；圖文類例如劉沙《上海酒吧：濃縮看一座城市的浪漫和悲情》(台北：麥田，2003)、李照興《上海 101：尋找上海的 101 個理由》(香港：寰宇，2002)、張耀《上海辰光》(台北：秋雨文化，2002)、張耀工作室《上海女人》(台北：馬可孛羅，2003)、李桐豪《綁架張愛玲：手繪上海文學地圖》(台北：胡桃木文化，2006)、蕭佳佳《上海左右看：阿拉就是這個樣》(台北：藝術家，2003)、張耀工作室《上海七上八下風情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04)、李俊明《驚艷上海》(台北：天下遠見，2001)等；歷史掌故類例如宋路霞《上海洋樓滄桑》(新店：立緒文化，2003)、宋路霞《上海的豪門舊夢》(台北：聯經，2001)等。

³ 參見陳丹燕：〈城與人—陳丹燕自述〉，《小說評論》第 4 期(2005 年)。

困惑與文化認同不安的焦慮感，是引發她從文學創作出發來開始追尋個人文化身分的契機，同時近期她也擴大關注上海不明確的城市身世與歷史定位，所以從陳丹燕一系列上海書寫的創作文本裡，我們可看到在不同歷史、文化的對比中尋找個人身分，以及追問思索上海的城市歷史是其作品關懷的核心。目前學界對於上海女作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張愛玲與王安憶的作品上，至今尚未有學位論文對陳丹燕的作品進行探究和批評，有鑑於此研究面向還留有極具發展與深化的可能性，因此筆者以陳丹燕的上海書寫作為研究起點，選擇她作品中關於上海文化記憶、女性議題等創作來深入研究。是故本研究動機之一，即透過陳丹燕上海書寫的題材內容、敘述策略、審美視角等，從中分析其對於上海特殊文化建構的表現。

陳丹燕書寫上海不僅是其尋找自我身分認同的過程，同時她也相當關注上海人在城市現代化過程中的心理情感和精確狀態，尤其將上海女性的成長經歷和城市文化發展連結起來。以女性生命故事來觀照上海城市的變動是有別於宏大敘事觀點的個人化視角，在綿密的細節描寫裡，陳丹燕帶著追憶的情感來與這座城市對話，此種小歷史敘事的寫作取向，展現了她對上海城市獨特的歷史觀感。因此本研究動機之二，即試圖呈現在時代、地域、性別三重網絡與視域的交織下，陳丹燕如何闡述上海人的身分認同、文化記憶，以及女性與城市文化相互辯證的複雜面貌。整體而言，本論題嘗試對陳丹燕的上海系列作品作較全面、深入的分析，論述的焦點從上海城市文化、身分認同、女性書寫意識等面向切入文本探討，希冀能呈現出陳丹燕上海書寫的文化意蘊。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回顧：

在《上海酒吧：空間、消費與想像》一書裡，編者從懷舊時尚的流行現象來說明陳丹燕上海系列作品的暢銷，認為老上海的繁華過往已在現代變成了被消費和想像的慾望對象，文中說道：

上海的咖啡館、酒店、西式公寓、洋房、街巷，以及富豪大亨、千金小姐都成了深情追懷的對象，成了當下無法滿足的對象的替代品。在這類作品中，繁華錦繡的老上海成了無始無終、沒有時間性的理想化的形象；褪去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老上海形象，直接變成了人們慾望的對象。⁴

其實這段評論僅是從當今眾多上海懷舊文本的出版現象，將上海熱所形成的賣點和陳丹燕的上海作品等同起來歸類，此種詮釋角度極易流於一種表面化的批評，而忽略了陳丹燕在闡述上海文化的個人化視角。對於舊上海記憶的書寫，陳丹燕曾言：「惆悵與懷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它們是不同的東西。惆悵裡沒有懷念的暖意。我覺得，自己作品中的氣息與其說是懷舊的，不如說是惆悵的。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的風格。」⁵陳丹燕作品常常展現的惆悵沉鬱之感，絕非僅是單純地對於老上海歷史想像的懷舊式話語生產，由於童年從北京到上海的地理、文化空間轉變，以及經歷中國文革時代的成長背景，這種身分認同的焦慮不安使得她的上海記憶帶著強烈追尋個人身世的意圖，此類重要問題的探討卻是一般評論沒有涉及的部分。例如在《上海 Salad》中寫母親的旗袍、華亭路街角書店、藏著自己身世故事的老箱子等，這些關於自己的文化身分、上海歷史身世的變遷是其念茲在茲的創作核心，因此不宜只是一味地從消費上海時尚的流行文化觀點來

⁴ 參見包亞明編：《上海酒吧：空間、消費與想像》（上海：上海教育，2002），頁 153。

⁵ 參見周穎菁、陳丹燕：〈快樂漲滿心靈的時刻—陳丹燕訪談錄〉，《小說評論》第 4 期（2005 年），頁 22。

解讀。尤其陳丹燕的近期力作《慢船去中國：范妮》和《慢船去中國：簡妮》，便是從關注個人身分的追尋擴大到對整個上海城市身世的建構。上海是近代中國走向全球化世界的關鍵，半殖民式的中西混血文化在歷史上實演繹出相當精采的城市故事，陳丹燕在小說中對上海人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心理情感、價值選擇、生活模式等皆有其深刻的描繪，透露出她對於上海歷史的深度觀察與關懷。另外，用紀實手法所書寫的傳記文學作品：《上海的金枝玉葉》及《上海的紅顏遺事》，就是以郭婉瑩、程姚姚兩位上海女性的生命故事來側寫上海。在個人化小歷史敘事的書寫中，陳丹燕也在文本中與兩位主角的過往經驗對話，融入了自我觀看上海歷史事件的角度，此種女性書寫觀點的展現亦值得探討，這些與時下上海懷舊不一樣的特殊聲音，應該不能以簡單的上海時尚懷舊評論來全部概括。

學位論文方面，目前台灣尚無出現對陳丹燕作品進行研究的論文，而中國大陸近年來則出現許多探討上海文學書寫的學位論文⁶，其中提到陳丹燕作品的有：任靜《海派女作家筆下的上海生活》(南京師範大學現當代文學碩論，2004年)；崔冽《十丈軟紅迷舊情—九十年代以來上海文學中的「懷舊熱」現象研究》(蘇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論，2004年)。不過這兩本碩論都不是針對陳丹燕作品研究的專論，而是分別將陳丹燕的上海書寫納入在海派女作家的創作系譜下，

⁶ 按照論文年代順序依次為：

- (1) 劉影：《九十年代以來城市文學中的「上海懷舊」現象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現當代文學碩論，2002年)。
- (2) 鄧寒梅：《都市故事的女性敘說》(湖南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論，2003年)。
- (3) 陳曉蘭：《文學中的巴黎與上海：以左拉、茅盾為例》(復旦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論，2003年)。
- (4) 許陳穎：《獨特女性視野觀照下的上海》(華中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論，2003年)。
- (5) 綆存磊：《想像都市的方法：文學上海—現代作家對上海複雜的文化態度》(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碩論，2004年)。
- (6) 閔寒英：《女性主義視野中的上海「另類寫作」》(貴州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碩論，2004年)。
- (7) 任靜：《海派女作家筆下的上海生活》(南京師範大學現當代文學碩論，2004年)。
- (8) 劉秀芳：《二十世紀女性文學中的上海書寫：以張愛玲、王安憶、衛慧為例》(山東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論，2004年)。
- (9) 崔冽：《十丈軟紅迷舊情—九十年代以來上海文學中的「懷舊熱」現象研究》(蘇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論，2004年)。
- (10) 劉天勝：《蔣光慈筆下的上海書寫》(東北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論，2005年)。

以及 90 年代上海懷舊書寫風潮中來輔助說明其論文的觀點。任靜在《海派女作家筆下的上海生活》一書中，認為陳丹燕是小資敘事的代言人，是「以一個探尋者和懷舊者的姿態徜徉於上海的百年歷史中」⁷，另崔冽在《十丈軟紅迷舊情——九十年代以來上海文學中的「懷舊熱」現象研究》中則以意識形態的批評語彙如「感傷的昔日輓歌」、「保守中庸的態度」、「缺乏強健有力的精神信念」⁸等來評論陳丹燕的上海書寫。其實這些評論的立場大致是以市場包裝下的上海懷舊時尚來涵蓋陳丹燕的作品，這樣的詮釋觀點並不公允，不僅缺乏對文本較為整體的全面思考，同時也無法看出陳丹燕作為上海文化闡述者的特色。前述論者指出陳丹燕的上海創作具有所謂的小資情調或女性化狹隘視野特點，筆者認為此種觀察尚有繼續深入討論的空間，因為闡述上海複雜的文化展演若只從戰亂動盪的大歷史敘述視角來詮釋，恐怕無法完全貼近上海這座城市的真實脈動，即便是街巷里弄間的日常瑣事、風花雪月也是上海多元豐富文化的來源之一，所以應不能以單向的思考來論斷。

陳丹燕相當關注近代上海文化的開放性和複雜性，並非憑空想像地投射出對於舊上海的留戀，加上她又深受歐洲藝術文化的薰陶，時常在中西方新舊歷史文化的對比中，探索上海城市的歷史身世和尋找自己的文化身分，且也著眼書寫上海人在城市現代化過程中的心理轉折。這些寫作面向實有別於程乃珊對於上海顯赫的「藍屋」階層之迷戀緬懷⁹，若再與張愛玲和王安憶的上海書寫相較，也可看出她們之間的差別。研究者彭秀貞曾對張愛玲作品的現代敘事提出以下精闢的

⁷ 參見任靜：《海派女作家筆下的上海生活》（南京師範大學現當代文學碩論，2004 年），頁 35。

⁸ 參見崔冽：《十丈軟紅迷舊情——九十年代以來上海文學中的「懷舊熱」現象研究》（蘇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論，2004 年），頁 10。

⁹ 沈永英說：「程乃珊的筆觸集中在老上海的藍屋繁華。她小說裡的空間結構有酒吧、咖啡店、電影院、裁縫鋪等等，所有這些最顯赫的頂層是藍屋……藍屋則是一般的上海市民所崇尚的消費時尚和欲望的載體，它成為處於都市狹隘的空間的市民擴張心理的代名詞，滿足了很大一部分人浮華的欲望和炫耀的心理。」參見沈永英：〈上海故事中的空間與懷舊：王安憶和程乃珊上海故事之比較〉《湛江師範學院學報》第 4 期（2003 年），頁 63。

見解：

時間流逝所帶來的「荒涼」，主體性被分割、替代所引發的經驗危機，以及殖民主義造成的文化混同與階層化(hybridity and hierarchy)，這些構成了張愛玲現代敘述的主要部份，也形塑了她特有的世界觀。這些充滿衝突、混淆與矛盾的現代經驗以各種形式、風貌呈現於她的作品之中。其中，我認為細節描述以零散而具體的、感官而物質性的方式，再現了張愛玲最真實的經驗世界。¹⁰

學術界對於張愛玲的研究論述可說是汗牛充棟，生逢於亂世烽火時代的張愛玲，其作品呈現出一種「恍惚迷離」、「鬼魅奇異」的荒涼美學¹¹。另外，經歷過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的王安憶，其上海書寫則多了份民間市井氣息，如同她在《尋找上海·海上的繁華》中寫道：

有沒有誰注意過，在這如錦如繡的街市裡，還有著另一類人物。他們的人數雖然不多，只一個兩個的，可卻散佈在各處，這裡那裡都有。他們大多是上了些年紀，還跑過些碼頭，這可從他們的相貌和表情看出，那就是身處鬧市不驚不咋。他們是吃過了晚飯，喝了少許酒，然後洗了澡，穿了清潔的棉織汗衫和條紋睡褲，腳著拖鞋，手拿一柄蒲扇，慢慢地走在燈光如織的街上，或者停在某一個弄口，和一個舊相識談天。他們臉上笑著，言

¹⁰ 參見彭秀貞：〈殖民都會與現代敘述—張愛玲的細節描寫藝術〉，收於楊澤主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1999），頁 292。

¹¹ 張小虹說：「破壞與災難，高聳入雲的歷史殘骸堆積，這種荒涼的時間意識絕非單純的線性時間進步觀所能涵蓋。已為廢墟的過去，提醒當下此刻的即將廢墟化，而『荒涼』正是因為在繁華盛處看見了文明廢墟的惘惘威脅。廢墟不在未來，廢墟就在剛剛成爲過去的當下此刻……這種古今、新/舊疊映而產生的蒼涼廢墟感，既恍惚迷離又鬼魅奇異。」參見張小虹：〈兩種衣架子：上海時尚與張愛玲〉，《聯合文學》第 204 期(2001 年 10 月)，頁 93-94。

語慢慢的。他們特別像農民在晚間的鄉場上踱步，看著熱鬧，就像農民看著莊稼。這是這沸騰街市的意外之筆，是浮囂中的沉著之筆，是不諧和音，卻也是寬厚容忍之聲，一點不刺耳，還帶著些幽默，是洞察世故，卻也是熱眼看世界。他們一出場，華燈下的男女就成了著戲裝的戲中人，而他們是看家，華燈下的男女還成了過客，他們是坐莊。¹²

由於上海女作家們所關懷的立足點不同，自然就會導致不同的寫作路數，對於出生於六十年代且成長經歷較為順遂的陳丹燕而言，中西文化混合的教育背景和周遊西方國家的人生體驗，使其闡釋上海的個人化的視角就不同於孤島時期張愛玲對上海城市中那尖銳、幽暗的世態人情描寫，也不同於王安憶在《尋找上海》、《長恨歌》中演繹出的那帶點闖蕩江湖氣味的上海弄堂故事。陳丹燕寫出了上海在中國邁向現代化過程的城市命運、轉變，以及在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下，上海如何找尋其自身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以兒童文學作品在文壇初露鋒芒的陳丹燕，大多是以正向、溫婉的筆觸來觀照上海文化，寫作兒童文學的創作背景，讓陳丹燕在文本的創作中注入了醒目的童話色彩，不論是書寫上海女孩的成長敘事，或是字裡行間行文的思維與用詞，實不難發現童話元素運用的特點。試看《上海 Salad·我的安徒生》中的一段話：「他的書裡有堅定的錫兵，最後融化了，還是化為一顆小小的錫做的心。所有人類夢想過的優秀的品質，都在他的故事裡可以找到。在我很年輕的時候，我覺得我會愛上一個安徒生一樣的男子，醜、瘦弱、溫情脈脈，心上開滿了花。」¹³就是這種對世界美好價值的信仰影響著陳丹燕日後的創作風格，其作品時常透顯出勇於直面人生的思想，並且讚揚正向、樂觀的處事態度。《上海的紅顏遺事》和《上海的金枝玉葉》所體現人性中那溫情與樂觀的可貴之

¹² 參見王安憶：《尋找上海》（台北：印刻，2002），頁 112。

¹³ 參見陳丹燕：《上海 Salad》（台北：時報，2002），頁 46。

處，即是她欲表現出的核心意涵，此番寫作立場亦相異於旅英華文女作家虹影的「張揚叛逆」風格¹⁴，虹影的創作屢屢穿透人性的慾望底層，其令人怵目驚心的敘事筆法可謂自成一格。此外，陳丹燕上海作品的時代跨度可謂涵蓋了中國文革前後至九十年代，尤其在女性生活與上海城市發展之命題上有著深刻動人的描繪，在歷史關懷與內容題材深、廣度上，也超越了當今為數眾多的上海男女尋愁覓恨之情愛故事。

在單篇期刊論文方面，李政亮〈台北，上海與中國小資〉從小資認同系譜觀點說明陳丹燕筆下的上海是去政治化、去社會主義化的上海，指出此類作品是小資對於過去式夢想的投射¹⁵。而從想像舊上海的懷舊角度來闡述的有：楊劍龍〈懷舊想像與青春物語：近年來上海都市題材創作之文化透視〉、孟念珩〈憂鬱的行板—論陳丹燕的上海系列散文〉，基本上這些論述皆視陳丹燕的作品為上海書寫熱潮的現象之一，其筆下的上海充滿著精緻奢華的細節描寫與濃郁的憂愁，是以懷舊想像的視域將過去上海的繁華和變遷理想化¹⁶。另從女性書寫角度來說明的有：董莉〈成長著的女作家—評陳丹燕的近期創作〉、何絢〈午夜의 尖叫消逝於白日—解讀陳丹燕《魚和它的自行車》〉，此分析角度認為陳丹燕的作品風格細緻優雅，其寫作的視角關注知識女性的內心世界，尤其對於上海女性游離在現實生活和激情慾望間的心理情態有相當深入的刻畫¹⁷。也有針對陳丹燕書寫上海的創作意識來解讀，例如周穎菁〈俗世與宗教情懷—陳丹燕創作論〉，便從俗世書寫的角度說明陳丹燕的創作絕無將上海「世俗化」，而是在日常生活的俗世書寫中

¹⁴ 參見肖芹：〈論虹影小說的創作主題〉《華文文學》第 73 期(2006 年)，頁 61。

¹⁵ 參見李政亮：〈台北、上海與中國小資〉，頁 8-9。此篇論文發表於「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新竹：交通大學，2005 年 1 月 8-9 日)。

¹⁶ 參見楊劍龍：〈懷舊想像與青春物語：近年來上海都市題材創作之文化透視〉，《湛江師範學院學報》第 2 期(2004 年 4 月)，頁 2；以及孟念珩：〈憂鬱的行板—論陳丹燕的上海系列散文〉，《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第 2 期(2003 年 4 月)。

¹⁷ 參見董莉：〈成長著的女作家—評陳丹燕的近期創作〉，《唐山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3 期(2000 年 9 月)；以及何絢：〈午夜의 尖叫消逝於白日—解讀陳丹燕《魚和它的自行車》〉，《當代文學》第 5 期(2003 年)。

挖掘出上海這座現代城市的複雜性¹⁸。而張瑞芬的〈上海的金枝玉葉—讀陳丹燕《慢船去中國：范妮》、《慢船去中國：簡妮》〉一文則是以簡短的書評形式，指出陳丹燕在小說的創作意念上，是以上海王家的興衰隱喻了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種種糾葛¹⁹。從以上這些單篇論文看來，可知多屬於介紹性質成分居多，在文本的詮釋上也僅是作一概括式的整理和點到為止的賞析，細緻爬梳資料和剖析文本部分則著墨不足，甚為可惜。因此筆者希望能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通過細讀文本來詮釋陳丹燕所構築的上海文化記憶，俾使能突破意識形態的批評研究，挖掘出其上海書寫的特點。



¹⁸ 參見周穎菁：〈俗世與宗教情懷—陳丹燕創作論〉，《小說評論》第4期(2005年)。

¹⁹ 參見張瑞芬：〈上海的金枝玉葉—讀陳丹燕《慢船去中國：范妮》、《慢船去中國：簡妮》〉，《文訊》第227期(2004年9月)。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陳丹燕的作品題材相當寬廣，散文、小說、傳記文學、翻譯文學、紀實文學等多元文類的創作呈現出其豐沛的創作意圖，以往論者對陳丹燕作品的分析皆只是概略提到其創作的內容、寫作的風格，並歸結到對上海的懷舊想像論點上，缺乏深入爬梳其創作的脈絡。本論題的研究範圍主要是以陳丹燕所書寫的上海城市題材為分析材料，深入分析和詮釋陳丹燕的上海書寫意涵，從上海城市文化場域、空間文化生產、身分認同、女性意識、記憶等面向切入，鎖定聚焦問題核心與援引相關理論來開展論述，進而研究陳丹燕對於上海城市與人文風華的書寫，期望在中 / 西方理論與文本的相互辯證、對話下，藉以闡釋其創作與時下上海懷舊時尚的差異處。上海自晚清開埠以來，在華洋雜處不同文化交相衝擊與融合下，開展出相當豐富的人文景觀和多元的都市文化內涵，要理解這座近代中國發展最快速、異質文化碰撞最激烈的城市，首要的課題便是參照歷來上海研究文獻的相關論作，如馬長林主編的《租界裡的上海》、唐振常的《近代上海繁華錄》、楊東平的《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變遷與對峙》等，以期對上海歷史的源流、發展、特色，和上海文本創作的文化場域各方面有深入的了解。在研究方法上，必須廣泛閱讀中外城市空間文化研究的理論，來建立城市文化書寫研究的觀點，例如伊塔羅·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詹宏志《城市人：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等。學者王志弘在解讀《看不見的城市》一書關於城市與符號間的意涵時說：

關於城市的論述、描述城市的那些字眼，經常取得了自存的生命，而取代了地面上的城市。弔詭的是，如果我們沒有了字眼，甚至無法想像和記憶城市，符號的外衣原來不是可以穿脫的定製服飾，而是隨著城市一起成長

變化的表皮，緊緊黏著城市的筋肉。²⁰

從這段論述可知文本中所描述城市的詞語、字眼代表著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甚至塑模出城市的人文風格，書寫一座城市所連結的記憶、或承載的意象既賦予了實體城市生命力，也豐厚了城市建築的底蘊。作家的城市記憶書寫是以再製時間的創作手法來複製時代感覺²¹，文本中所召喚的記憶皆受到複雜的文化場域影響，因此作者和城市空間的對話即展演出在實體城市背後所隱含的歷史想像、或積澱的文化符碼等問題。其中《上海的風花雪月》和《上海 Salad》皆是描寫老上海時代風華的散文佳作，陳丹燕以上海的人文風尚為創作素材，呈現出女作家對於上海文化記憶的感受、領悟，文本中酒館、咖啡館、街道角落、房屋等城市場景和人物群相的書寫都需要更詳盡地析別背後的意涵。可以說陳丹燕的上海書寫即是她「閱讀」上海這座城市後的個人闡釋，上海的歷史與歷史的上海兩者間的辯證實可透過作家的城市論述觀點來探討。

文學文本的「上海書寫」是指作品以上海為表現主旨之外，還包括了作者對於上海的情感投射和價值選擇²²。作為一個上海文化的詮釋者，陳丹燕所閱讀、書寫的上海即屬於她個人的都市經驗，所謂的都市經驗書寫即城和人之間在緊密互動下交匯而成的一種論述領域²³。在一系列的上海文本中，陳丹燕演繹出其想探求的上海人文風貌和歷史記憶，所以與其將她的上海書寫視為懷舊時尚的一環，不如從她對自己身分重新建構的過程來詮釋其寫作意蘊或許更為貼切。陳丹燕在寫作中追尋個人文化身分定位的創作意識，可從「敘述認同」的理論觀點來分析，如同廖炳惠所說：

²⁰ 參見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5。

²¹ 參見詹宏志：《城市人：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台北：麥田，1996)，頁27。

²² 參見劉俊：〈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上海書寫〉，《文學評論》第3期(2002年)。

²³ 參見羅崗：〈文化傳統與都市經驗—上海文化研究之反思〉，《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4年1月)，頁48。

「敘述認同」經常必須透過主體的敘述以再現自我，並在不斷流動的建構與斡旋(mediation)過程中方能形成。「敘述認同」是隨時而移的，它不但具備多元且獨特的節奏和韻律，也經常會在文化的規範與預期形塑下，產生種種不同的形變。²⁴

對於稱自己為「上海移民」的陳丹燕，書寫上海這座多元流動的城市，筆者認為可從她重新建構個人身分認同的過程來詮釋，因此移民身分視域下的文化認同問題亦值得探討。

由於記憶會打開人類對於時間和歷史的思考，是一種關於時間體驗的哲學命題，就如法國思想家 Agacinki Sylviane 提出「時間的擺渡者」概念，深刻地論述現代懷舊的意涵²⁵，此種對於時間記憶在現代與過去的辯證、探索，實可借鑑來思考在快速變動、疏離漂浮的現代性體驗中，陳丹燕如何書寫她的上海城市文化記憶。以往評論者僅粗略地分析文本的主題內容，就論定陳丹燕的上海系列創作是流行懷舊時尚下的產品，但必須釐清的是，文學中的懷舊書寫其實和時間意識、審美範疇有相當緊密的關係，有論者指出：

懷舊的「看」不是無目的的，其「看到的過去」也並非完整、甚至未必真實，懷舊是一種有選擇的、意向性很強的、構造性的回憶。這些無疑證明了懷舊在本質上具有美學的特性。²⁶

我們必須將懷舊書寫置於美學範疇下來討論才有其意義，因此在文本的分析上就要深入剖析陳丹燕在過去 / 現在、新 / 舊之間對照的話語書寫。例如在《上海

²⁴ 參見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台北：麥田，2003)，頁 137。

²⁵ 參見 Agacinki Sylviane 著、吳雲風譯：《時間的擺渡者—現代與懷舊》(北京：中信，2003)。

²⁶ 參見趙靜蓉：〈作為一個美學問題的現代懷舊〉，《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3 年)，頁 37。

的風花雪月·布景》，陳丹燕不僅對現代人追憶過往上海傳奇的心理情態作了相當出色的鋪敘，也犀利描繪出處於新舊世代夾縫裡的老上海人隨著城市經歷滄海桑田變遷的幽微心緒。這些都必須通過細讀文本內容來探討其主題選材的角度和修辭敘述的策略，進而深入分析陳丹燕上海作品的書寫特質。

此外，深化女性生命經驗的研究也是探討女作家作品不容規避的問題，描寫上海女性為人妻、人母之成長過程的小說《魚和牠的自行車》，以及在愛情關係裡體現女性在現實和夢想、迷惘和掙扎間成長的小說《百合深淵》，這些創作對於上海知識女性的生命經驗都有相當細膩的刻畫。美國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伊蘭·修華特(Elaine Showalter)在〈荒野中的女性主義批評〉一文裡對於女性寫作有極為精闢的闡述，她所提出的「女性中心批評」定義為：

研究女性作家(women as writers)，其主要課題包括女性作品的歷史、文體、主題、文類和結構；女性創造力的心理動因；個人或集體女性經歷的運作軌道；女性文學傳統中的興革與法則。²⁷

伊蘭·修華特不只關注女性文學傳統的美學探討，還重視女性創作與社會、文化層層複雜的關係，這能啟發我們將性別議題置入語言、文化、權力的脈絡中來思考，對於藉由分析文本中所呈現的女性意識與心理情態，將有助於了解陳丹燕的創作意識。兩部上海女性傳記：《上海的金枝玉葉》和《上海的紅顏遺事》，即是描寫上海永安百貨公司千金郭婉瑩那戲劇性的人生境遇，與舊上海時期名演員上官雲珠的女兒程姚姚樂觀面對坎坷人生的故事，陳丹燕將女性傳記和上海的人文空間連結起來，在新舊時代的對照下展現對女性生命境遇的關懷。而可以再繼續追問的是在上海的歷史文化對比中選擇書寫郭婉瑩和程姚姚人生故事的取材角

²⁷ Elaine Showalter 從生理、心理、語言、社會文化等各方面來論述女性書寫的相關問題。參見伊蘭·修華特(Elaine Showalter)著、張小虹譯：〈荒野中的女性主義批評〉，《中外文學》14卷(1986年)，頁83。

度爲何？女作家如何來書寫女性傳記？文本所關注的焦點、歷史背景事件處理的手法又爲何？這些關於文本的修辭策略和女性書寫的主體性問題，都可以在文章論述中來詳細考察。

文學不能抽離時代環境來孤立研究，還必須注意到社會、歷史、文化與文學創作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文學創作中關於地域文化書寫的社會意涵是相當值得探究的議題，近來學術界對於空間書寫的闡釋提出以下見解：

人們不斷透過空間的分類、解釋、實現和挪用的「過程」，建構出種種社會關係。此一分類、解釋、挪用的過程，經由敘述形成一種用空間架構的理想世界、集體記憶和個人情感的書寫模式，由此積澱出重要的文化論述。²⁸

個人的記憶、情感書寫會牽引出實體城市背後所隱含的歷史想像問題，長篇小說《慢船去中國：范妮》和《慢船去中國：簡妮》便突顯出陳丹燕建構近代上海城市史的企圖，小說藉由描寫上海八十年代買辦家族的故事來鋪敘上海歷史身世的混血文化。小說中兩位上海知識女性范妮和簡妮的人生際遇，以及上海王家買辦家族與西方文化相遇後的複雜糾葛，實隱喻了近代中國走向世界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境，同時也細膩道出上海移民在農村 / 都市、中國 / 美國中擺盪選擇的身分認同危機，以及內心對於文化、地域認同的尷尬和焦慮，當中對於上海身世不明確的歷史定位，實有極深的關懷。陳丹燕的創作意識即在於提供讀者一個思考上海歷史文化的空間，這同時也是女作家在真實與虛構的文學創作中嘗試對上海歷史作出發言的表現。

²⁸ 參見劉苑如、李豐楙：〈《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導論〉，《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2 卷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203。